

# 韩国中学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的特点研究

孙红娟, 赵宏勃, 许方直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作为指导教学的纲领性文件, 教学大纲在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韩国中学最新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的教育理念、核心内容与教学评价形式, 并将其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进行对比, 发现韩国各类汉语课程的教学大纲具有重沟通能力、轻语言知识、语言材料的选择紧密结合时代特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数字基础信息应用能力的特点。据此对韩国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的修订提出了增设汉字表并划分“认读字”和“手写字”, 在词汇表中标注汉字词、增加本土化词汇, 列出基本语法项目表, 利用“汉字文化圈”的特点设置文化教学内容与目标等具体建议, 并为国别化汉语教学大纲的制定与设计提供思路与借鉴。

**关键词:** 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 韩国中学汉语教学; 本土化大纲

中图分类号: S812 文献标志码: A

##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rriculum and Syllabus in Korean Middle Schools

SUN Hongjuan, ZHAO Hongbo, XU Fangz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a guiding document for teaching, the syllabus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core content, and form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of the latest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syllabus in South Korean middle school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General Curriculum Outline". It is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syllabi of various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South Korea emphasize communication skills over language knowledge, select language materials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digital bas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roposes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revision of South Korea's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and syllabi, such as adding a Chinese character table and dividing "recognition characters" and "handwriting characters," marking Chinese words in the vocabulary list, increasing localized vocabulary, listing basic grammar items, and setting cultural teaching content and goa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These suggestions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design of 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yllabuses.

**Key words:** Chinese curriculum and syllabus; Chinese teaching in Korean middle schools; localization outline

收稿日期: 2024-08-20; 最后修回日期: 2024-09-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基地项目“基于《等级标准》的汉字文化圈国家中小学中文教育标准研究”(23YHJD1018);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项目“韩国中小学汉文与汉语教学研究”(22GJZW1208)。

作者简介: 孙红娟(1977-), 女, 山东武城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教学大纲”作为教学理念的实践方针,是探索汉语教学方法、制定汉语教学目标、编写国际汉语教材、考查学生汉语学习效果、评估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在教学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吕必松、赵金铭等学者都强调过教学大纲在语言教学上的重要性,提出教学大纲是“使整个教学过程进入正规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近些年来对各国中学汉语教学大纲的研究受到一定的关注,如丁安琪从本土化的教学对法国初中汉语的教学大纲进行了研究<sup>[1]</sup>;朱志平从课程设计的角度对泰国中小学汉语教学大纲进行了论述<sup>[2]</sup>;金志刚、史官圣分析了意大利高中汉语教学大纲并对其应用情况提出了建议<sup>[3]</sup>;傅由则从文化的角度对加拿大区域中小学的汉语课程大纲与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教学目标进行了比较<sup>[4]</sup>。

处在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较为重视中学教育中的汉语课程,早在 1954 年就开始在高中开设汉语课程。1997 年公布的第 7 次教育课程大纲中,汉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课被正式纳入韩国国民教育体系。韩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部颁布的中小学习教育课程大纲中的《第二外语教育课程大纲》(其中包含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部分,以下简称《韩国大纲》),到目前为止已有 1997、2007、2009、2015、2022 五个版本<sup>[5]</sup>。目前针对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韩国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的研究较少,且所研究的是 2007 版、2015 版《韩国大纲》<sup>[6, 7]</sup>。本文以韩国 2022 版的《韩国大纲》为研究对象,

考察其基本内容及形式,并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通用大纲》)<sup>[8]</sup>进行对比,分析《韩国大纲》的本土特色,为其进一步完善和修订提供参考建议,并为国别化汉语教学大纲的制定与设计提供思路与借鉴。

一、《韩国大纲》的基本内容

1. 《韩国大纲》的教育理念及课程目标

韩国教育部提出中学课程要培养学生六个核心能力,即“自我管理能力、知识信息处理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审美情商能力、合作沟通能力、共同体意识能力”,同时又将“沟通能力、相互理解文化能力、利用数字基础信息能力”设定为第二外语课程需培养的能力。汉语课程作为韩国中学第二外语课程科目之一,同样遵循韩国中学课程大纲与第二外语课程大纲的教学理念与要求,这两个大纲都强调随着全球联系日益密切,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凸显,运用“人工智能、VR 等多媒体技术”等手段进行外语教学,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明确指出汉语的特殊地位,“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越高,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也越大”<sup>[5]</sup>,对在中学进行汉语教学的重要性进行充分肯定。

在教学大纲的具体指导下,韩国初高中开设的汉语课程较为丰富,层次与类别较多,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韩国大纲》中各类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

课程性质	汉语课程	具体目标
生活外语	生活汉语	(1) 建立相应的外语沟通能力基础。
		(2) 从相互文化的角度理解该外语圈的文化。
一般课程	普通汉语	(3) 通过各种媒介和资料,对有关外文圈的信息进行调查、整理,以相互合作的态度交换信息和意见。
		(1) 在基础沟通表达的基础上,培养基本的听、说、读、写的沟通能力,并根据情况运用学习到的表达。
		(2) 从跨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培养包容性和文化感受力。
强化课程	强化汉语	(3) 通过各种媒体和资料调查并适当利用有关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信息。
		(1) 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并在日常交际场合中灵活运用。
		(2) 从相互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并探索自己的职业道路与中国的联系。
		(3) 通过多种媒介搜集并运用有关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信息。
融合课程	融合汉语	(4) 通过与中国和汉语相关的阅读活动和写作活动,提高文化素养和创造力。
		(1) 倾听和理解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各种沟通表达,培养能根据情况和目的说话的能力。
		(2) 培养运用各种媒介和材料进行自然沟通的能力。
		(3) 基于对汉语的兴趣和好奇心,探索自己的职业道路和与中国的联系。
融合课程	融合汉语	(1) 通过直接或间接体验中国文化,从相互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
		(2) 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适当运用到沟通情境中。
		(3) 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培养作为民主公民的共同体意识。
		(4) 通过各种媒介调查中国文化中感兴趣领域的信息,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加以运用。

可以看出,各类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具有一致性,都提出培养学习者的汉语沟通能力和文化理解能力。同时,不同课程类型又针对学生的需求突出了特点,比如,“强化汉语”与“汉语会话”课程强调汉语教学目标要与学习者的职业前途相结合,“融合汉语”课程则强调要通过语言学习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素养,以使其能够通过各种媒介自主调查中国文化相关的信息,并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加以运用。

## 2. 大纲指导下韩国中学汉语课程的设置及特点

一般而言,非汉语环境下的汉语教学要充分考虑“所在国政府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汉语在学校正规课程体系中的地位”<sup>[9]</sup>。韩国教育部颁布的《第二外语教育课程大纲》对汉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俄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八门第二外语的教学进行具体指导,包括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价标准等内容,根据该大纲,八门“外语科目教学不分先后顺序,学生可以根据学校师资和开课情况自主选择”<sup>[7]</sup>。

在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课程与其他第二外语课程一样,在初中教育阶段属于“공통 교육과정(通用教育课程)”模块,初中阶段学生必须选修一门外语,总学时为170学时。在高中阶段,汉语课程属于“선택 교육과정(选修教育课程)”模块,学生必须在相应模块修够16学分,如果学生选择了汉语作为选修课程,依照2007年版大纲规定,学生要修习“汉语I”与“汉语II”;2009年之后,高中汉语课程开始在原来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设强化科目,分技能设置四门课程,即“汉语会话I与II”“汉语阅读I与II”“汉语写作”和“中国文化”。根据2022年最新修订的版本,针对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目的差异较大,对高中阶段的汉语课程进一步细化,开设作为“一般课程”的“普通汉语”课程;增设作为“强化课程”的“强化汉语”和“汉语会话”课程,这两种课程被列入“与前途职业选择相关的课程”;还开设“中国文化”作为“融合选修课”,这门课程除了重视语言中的文化,也重视“身体语言、接触行为”等非语言表达文化,强调通过汉语学习培养学生“跨文化比较能力”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能力”。

从教育养成角度讲,初中汉语课程与高中汉语课程在课程性质上有所区别<sup>[2]</sup>,从《韩国大纲》的具体内容来看,初中汉语课侧重于培养兴趣,

属于体验课程;高中汉语课则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密切相关,重在培养交际能力,与初中相比,课程设置更丰富。

## 3. 《韩国大纲》的核心内容

除了设定教学目标,《韩国大纲》还通过“教学内容与知识要求、教学与评价”两大板块,对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评价进行具体规定。

(1) 教学内容与知识要求。首先,在教学内容部分,韩国大纲要求各类汉语课程的语言材料须遵循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规定。

从“教学内容体系”的要求来看,三类课程——“生活汉语”“普通汉语”“强化汉语”均包括听、说、读、写与文化五个模块,同时将“文化”与“语言技能”并列,体现大纲对“文化”的充分重视<sup>[10]</sup>。这五个模块又分别从“知识/理解、过程/技能、价值/态度”三个维度进行了说明,如“知识/理解”模块分为“语音、词汇与语法、沟通表达项目”三个方面。将“沟通表达项目”与语音、词汇与语法等“语言要素”并列,明确了“沟通表达项目”下包含的具体功能,如“感谢、道歉”等,对应这些功能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语言表达实例,通过这样的具体要求,凸显了大纲对学习者的“沟通能力”培养的重视。“汉语会话”课程作为高中强化课程的一种,重视强化听力和口语能力培养,“融合汉语”课程作为高中的融合汉语课程,不仅文化内容丰富,且更重视汉字文化相关内容,要求学习者从跨文化的角度理解汉字文化圈。

与一般教学大纲突出“纲领性”不同,为教师提供“具体信息”是《韩国大纲》的一个特色,如在“知识要求”部分,大纲具体说明通过特定模块的学习,学生应该达到或期望达到的能力,非常细致,如“生活汉语”规定在“听力”模块的学习中,学生应该可以“听发音辨别声母、韵母、声调;听懂基本的单词或短语,简单易懂的句子”<sup>[5]</sup>。《韩国大纲》还指导测评方式的选择,帮助教师开展教学,在“知识水平测评注意事项”中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比如上述听力模块的知识水平测定中,建议教师“通过文字、图片、动作、资料等来评价学生是否可以通过听单词或基础的交流表达或一段简短的对话来了解情况或意义”<sup>[5]</sup>。

(2) 教学与评价。在“教学与评价”部分,《韩国大纲》围绕汉语课程的核心目标,从方向

和方法两个方面给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在“教学”部分, 大纲强调应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如“普通汉语”课程建议教师调动学生“相互沟通和合作解决课题的经验, 以此培养对他人的关怀、共同体价值观和个体创意性”, 同时, 建议“运用多种学习活动(角色扮演、测验、游戏、唱歌等)来激发其学习动机, 使学生产生兴趣和自信”<sup>[5]</sup>。

在“评价”部分, 《韩国大纲》一方面凸显了围绕核心能力培养指导汉语教学评价的原则, 强调评估要紧紧围绕学生是否具有“沟通能力、相互理解能力、利用数字基础信息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进行, 不建议各类课程根据“语言能力等级”评价学生的汉语水平。另一方面, 《韩国大纲》强调评价的个性化, 教师灵活调整评价方式, “考虑学生的不同特征”, 确保“个体化评价”<sup>[5]</sup>。这些要求有利于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不局限于语言能力等级进行教学评

价, 重视学生的个性, 避免过于教条和僵化地运用评价标准。

三、《韩国大纲》的特色

《韩国大纲》作为教育部制定的韩国中学第二外语教育课程大纲中的汉语课程大纲, 体现出强烈的基础教育属性、本土特色和区域性。与评价学习者中文能力等级的汉语大纲不同, 《韩国大纲》属于根据不同课程制定的教学大纲, 就此而言, 则与《通用大纲》最为接近。

1. 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沟通能力, 对汉字、语法等语言知识的要求不明确

《韩国大纲》围绕不同年级的各类汉语课程进行具体的教学要求, 对汉字、语法等语言知识只提出纲领性的建议, 未列出具体的内容。首先, 各类课程大纲中对语言材料要求不够明确, 较为概括。高中课程大纲的语言材料部分见表 2。

表 2 《韩国大纲》(高中) 对语言材料的要求

课 程	普通汉语	强化汉语	汉语会话	融合汉语
发音和文字	遵循现代汉语的标准发音和汉语拼音方案及汉字 * 汉字是指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规定为国家通用文字的“规范汉字”			
词汇	以高中大纲附件 I 中提出的基本词汇为中心, 建议使用的生词数量			
	350 个左右	800 个左右	450 个左右	300 个左右
语法	参考高中大纲附表 I 中的“基本词汇表”与附表 II 的“交际功能项目表”			
交际	围绕附件 II 中提出的“交际功能表”进行讨论			
能力	*《强化汉语》提出“可根据需要进行强化”			

由表 2 可见, 大纲没有规定学生应该掌握的汉字的具体数量和范围, 只要求教师选择符合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规定为国家通用文字的“规范汉字”; 在词汇上, 各类课程大纲设定了数量范围, 但初高中共用一个词汇表, 未对词汇的难度进行分级, 对于每种课程应该掌握哪些词汇并不明确; 在语法方面, 建议参考“基本词汇表”与“交际功能项目表”, 而没有列出具体的语法项目。相对于对汉字、词汇的模糊化处理, 初中和高中课程中都列出“交际功能表”, 提供了具体的功能项目如“问候与介绍、情感表达”等, 还给出了具体的汉语句式表达对教学进行指导, 如“我上初中三年级、没关系”等。这些细

节说明, 《韩国大纲》以培养学生日常交际沟通能力为中心, 而对语言要素的掌握缺乏足够的重视。相比之下, 《通用大纲》将 6 个等级的汉字、词汇及语法项目一一列出, 对语言水平对应的各语言要素量化指标极其重视。

相应地, 在《韩国大纲》的“教学评价”部分, 并未列出对各类课程评价时所需掌握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的具体内容, 强调以学生是否具备运用汉语进行实际沟通的能力为评价标准。同时, 大纲强调“采用观察评价、自我评价、学生相互评价等多种方法进行对综合语言功能的评价”<sup>[5]</sup>。作为韩国中学成绩构成重要部分的“修行评价”<sup>①</sup>也强调在“要评价学生能否根据情况

①在韩国“修行评价”类似中国的平时成绩构成, 包括作业、发言、讨论等, 但不包括考勤与上课态度。

使用沟通基本表达”<sup>[5]</sup>，体现重能力培养，轻具体知识掌握测评的倾向。

## 2. 注重教学材料的真实性，紧密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时代特征

《韩国大纲》在历次修订中，突出了语言的实用性，力求学生能将所学汉语应用于日常生活，凸显出紧密围绕学生生活、与时俱进的特征，这在“交际功能项目表”的修订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根据学生的需求增加、替换或删减相应的功能项目话题。

1997年课程大纲中的“假想和想象”话题表达，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关度不高，修订为“条件”；“健康”话题与学生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大数据”“环保”“数据媒体”等作为反映时代潮流的热门话题，都出现在2022版的“交际功能项目表”中。

第二，具体教学内容随时代发展而更改为更实用的语言材料。

在1997年的汉语课程大纲中，打电话这一话题中要求学生学习转接电话的标准用语“请转7154”，在之后的课程大纲中不再出现；同样，1997版的“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根据通讯方式变化、手机普及的社会现实，已修订为“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我给你发短信。”随着网络对人们生活影响的变化，新的网络用语被引入，在2022年最新的汉语课程大纲功能项目表中出现了“你上网查查。扫一下二维码。我要看各种视频。明天是网课。”<sup>[5]</sup>等句子，契合了当今学生的生活及时代特色。

在词汇方面，“基本词汇表”中的词汇也并未限制在《等级标准》初等二级（1272个词汇）之内，而更重视选择契合时代与学生需求的词汇。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二维码”“点赞”“网课”等词汇也被收录《韩国大纲》附表“基本词汇表”中，而“点赞”是连中国的《通用大纲》都还未收录的。

第三，在具体教学内容举例时，注重语言沟通的完整性，有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新版的“交际功能项目表”中，语言功能项目内容举例开始同时出现完整的话轮，如将“表达与回应，询问与回答”对举出现，更有利于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进行运用。比如在“电话”话题下，将打电话与接电话常用语对举出现，“喂！

是王老师吗？/我就是。”更有利于学生理解交际情景，培养沟通能力。

## 3. 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韩国大纲》重视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这部分内容一直独立成章，从课程大纲的修订来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教学设计、课堂活动组织、教学评价多方面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首先，明确指出教师的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进行教学评价时，保护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如2022年的大纲提出：“要根据学生的汉语使用能力、学习类型及策略等因素，选择多种教学、学习方法，使学生在整个教学设计和学习过程中主体性、主动性地参与，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sup>[5]</sup>其次，设计课堂活动时，强调教师应该重视语言技能的培养及文化教学目标。在具体实施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外语使用能力、学习类型及策略等，选定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堂活动的多种教学、学习方法”<sup>[5]</sup>。韩国大纲还列出了建议教师采用的教学活动的形式和方法，如“运用配对活动、小组活动、导师活动等组织互动，创造学习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活动”<sup>[5]</sup>，倾向于在参与活动的过程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最后，在教学评价方面重视个性化评价，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强调应“考虑学生的各种特性（学习不好的学生、学习缓慢的学生、残疾学生、多文化家庭学生等），进行个别化评价”<sup>[5]</sup>。

## 4. 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字基础信息应用能力”

《韩国大纲》在第二外语的总体目标中特别提出了要通过外语教学培养学生“数字基础信息的应用能力”，重视利用网络与媒体等多种手段进行教学。提倡在教学中、评价学生的语言能力时均要使用各种不同媒介的资料，如“利用图片、体态语、资料等评价学生能否在听到单词或简单的表达后区分意义”<sup>[5]</sup>。2022版大纲突出了利用网络环境为学习者的个体需求服务，指出“利用基于数字的多种媒体，为学习者提供量身定做学习环境，并根据需要进行线上线下联系的教学”<sup>[5]</sup>。

高中“普通汉语”大纲有较多培养学生“数字基础信息应用能力”的内容，整理见表3。

表 3 高中“普通汉语”课程大纲对“数字基础信息应用能力”的要求

文本模块		数字基础信息应用要求
教学目标	通过各种媒体和资料调查并适当运用有关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信息	
教学内容	听	根据听到的内容, 利用多媒体查找需要的信息和资源
	说	运用数字媒介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读	搜索数字媒体上的中国相关信息; 运用多种数字媒介进行自主学习, 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写	运用各种媒介信息进行简单文本的写作, 包括短信、电子邮件、社交网站、邀请函、备忘录等
	文化	利用多媒体共享中国文化内容或信息
知识要求	运用多种媒介, 积极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查找并阅读数字媒体上的简单文章, 掌握其主题;	
	在进行在线词典检索或使用数码设备时, 主要是运用汉语拼音输入汉语; 让学生学习和运用在数码设备上用汉语拼音输入汉语的方法, 以减少学生书写活动的负担;	
	利用数字媒体对中国文化相关的各种资料进行调查, 然后按小组发表;	
教学方法	积极将各种数字媒介运用到教学中, 以实现合作性沟通和信息交流; 以数字为基础, 运用多种媒介, 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根据需要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教学;	
	设计以数字为基础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加以推广, 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运用数字数据的能力;	
	允许用户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来完成任务; 利用图片、照片、视频、短信、社交网络服务 (SNS)、回帖等多种媒体, 生产、分享新的文本或在学习者之间发表、讨论、交流; 远程教学时, 充分利用双向在线平台, 在提供个人或小组任务后, 实现任务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共享。	
教学评价	有针对性地运用各种数字媒体进行评价, 比如: 对于利用数字媒体进行的制作活动, 在运用评价标准时, 要考虑到学习者的水平, 比如根据学生水平可以允许其使用翻译机或用韩语进行发表、讨论等。	

在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字信息应用能力这一点上,《通用大纲》集中体现在“资源策略”模块。如,在一级目标的“资源策略”部分,大纲指出学生应该掌握四个方面的策略,“1. 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始使用教科书图片,图解字典和词典以及多媒体资源,查找所需信息和资料;2. 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搜寻和运用网络信息;3. 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始通过教师和同学获取学习的资源;4. 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如何运用以数字形式呈现的汉语信息资源。”<sup>[8]</sup>可以看出,1、2、4都强调了培养学生的“数字基础信息能力”。

由此可见,两种大纲都很注重学生数字基础信息应用能力的培养,契合当下时代发展的趋势。

四、《韩国大纲》的启发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国际中文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本土教师有必要了解《通用大纲》的设计理念及目标设定,了解母语国提供的教学资源;另一方面,赴外汉语教师必须了解当地的汉语教学状况,将中国的教学大纲与所在国大纲有机结合起来,将汉语教学融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汉语教学与本地教育体系的接轨,取得最佳的汉语教学效果<sup>[4]</sup>。分

析《韩国大纲》不仅对了解海外中小学的汉语教学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启发如何制定符合实际需求的本土化大纲。

《韩国大纲》的本土化特色有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在课程设置上考虑到学生年级及年龄的差异,对不同学段设置不同的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在教学内容上重视与时俱进;在教学评价上吸纳了韩国特有的“修行评价”方法等。但是,《韩国大纲》并未完全体现出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特殊性,在教学内容与教学评价指导方面与其他西班牙语、日语等二语大纲雷同,本文建议《韩国大纲》在充分考虑汉语个性特征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 第一,重视汉字教学,设立汉字表,并根据教学的需求,借鉴《等级标准》的附表,将汉字分为“认读字”和“手写字”。在汉语学习的起始阶段渡过之后,没有汉字的加入,想要进行范围更广、深度更大的口语交流是根本不可能的,建议《韩国大纲》将汉字分为“认读字”与“手写字”<sup>[11]</sup>,循序渐进地进行汉字教学。
- 第二,现代韩语词汇中 50%(以常用词汇为准)至 80%(以学术词汇为准)的词汇属于汉源词,在词汇要求上可利用这一特点,在词汇表中标注

“汉字词”，引导学生利用母语优势更快地掌握汉语词汇<sup>[12]</sup>；在词汇的选择上，除了将词汇的实用性、常用性、词汇在日常会话交际中的使用频率、学生汉语学习的迫切需要”<sup>[13]</sup>作为选择标准外，也应该适时加入具有国别文化特点与当地色彩的汉语词汇，比如，表达食物的词汇中，韩国学生可学习“泡菜、辛拉面”等词，知道몇분이세요?（几人份）怎么说，凸显韩国大纲国别化的特点。

第三，可根据“交际能力”目标进一步列出基本的语法项目表，帮助教师更系统地制定教学内容，指导学生更系统地掌握汉语知识。《韩国大纲》对语言要素的列举较为简略，不方便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应该在这一方面适当侧重，只有将能力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语法结构与词汇上，才更有利于教师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实践大纲的理念。

第四，可利用中韩同属汉字文化圈这一背景，有必要在文化内容与文化目标的设计上有所偏重，增加一些中韩文化对比的内容。比如，高级阶段可以增设中韩两国汉字诗词赏析对比，中韩儒学思想对比研究等。

语言教育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的基本功能，亦是促进不同文化间交流理解的重要桥梁，教学大纲的研制、应用对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在各国中小学教育中顺利开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对韩国汉语课程与教学大纲的分析，可对国别化汉语教学大纲的设计和编写提供有利借鉴，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在他国的顺利开展。

#### 参考文献：

- [1] 丁安琪.论汉语教学大纲本土化：以法国《初中汉语教学大纲》为例[J].对外汉语研究,2013(2):24-33.
- [2] 朱志平.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课程大纲的设计：以泰国中学汉语课程为例[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2):18-25.
- [3] 金志刚,史官圣.《意大利高中汉语教学大纲》分析与应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8(3):21-28.
- [4] 傅由.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中小学汉语课程大纲与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之文化目标比较[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2):65-73.
- [5] 국가교육부.제 외국어과교육과정(교육부 고시 제 2022-33 호 [별책 16])[EB/OL].(2022-12-01)[2024-01-01].https://ncic.re.kr/mobile.dwn.ogf.inventoryList.do#.
- [6] 林升圭.中韩汉语教学大纲对比研究：兼论韩国高中汉语教学状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8(5):19-24.
- [7] 杜瑞增.韩国汉语教学大纲本土化研究：以《韩国初中汉语教学大纲》为例[J].语言教育,2020(1):91-97.
- [8]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M].修订版.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vi-9.
- [9] 央青.泰国汉语快速传播对其他国家顶层设计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2):55-59.
- [10] 林晓凤.韩国高中汉语教材的文化导入问题探析：以第7次修订版大纲实施后的典型教材为例[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7-91.
- [11] 潘泰,白乐桑,曲抒浩.法国基础教育汉语教学大纲及其对汉语国际教育本土化的启示[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1(1):48-54.
- [12] 金愚政.韩国“汉文教育”之特点与前途[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8(2):79-90.
- [13]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361.

(责任编辑 王莉)